

袁行霈 主編

國學研究文萃

語言文獻卷



袁行霈

主編

國學研究文萃

語言文獻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文萃. 語言文獻卷/袁行霈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301-29091-0

I. ①國… II. ①袁… III. ①社會科學—中國—文集②漢語—語言學—文集③
古文獻學—中國—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327543 號

書名	國學研究文萃·語言文獻卷 GUOXUE YANJIU WENCUI · YUYAN WENXIAN JUAN		
著作責任者	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	張弘泓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9091-0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pkuwsz@126.com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0577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628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160.00 圓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鈔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部聯繫, 電話: 010-62756370

發 刊 辭

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爲顯示着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爲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衆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實生活。因此，有識之士莫不疾呼弘揚我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以輔助現代化事業——這實在是遠見卓識。

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滾滾不盡的江河，不斷納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緩，或漲或落，變動不居。國學也是這樣，漢有漢學，宋有宋學，今後則必有以今之時代命名的學派。歷史悠久的國學只有不斷以新的形態代替舊的形態，才能永葆青春。

若論國學的演進，近一百年最爲急劇。1898年創立京師大學堂，1905年宣佈廢除科舉，相繼發生的這兩件事的意義，隨着歲月的推移將越來越證明其重要。這不僅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變革，也促使中國學術史掀開新的一頁。中國的學術界從此更自覺地給世界各國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留出一席之地，同時也以面向世界的新姿態審視自己數千年來固有的傳統，以建設新的學術與文化。而京師大學堂和它的後身北京大學遂成爲承擔這一歷史任務的強有力的肩膀。“五四”運動剛過，1920年魯迅就應校長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從此，被視爲“小道”的小說登上了大雅之堂，他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作爲中國小說史的開山之作，爲傳統的國學輸入了新的血液。中國原先雖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之類講述某一朝代儒學師承和派別的傑出著作，但沒有以近代方法編寫的中國哲學通史，有之，則始自胡適在北京大學的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與研究，歌謠的徵集與研究，風俗的調查與研究，都是從北大發軔的；中國最早的考古學研究

室也是在北大建立的。北京大學將一大批新的學者推上講壇，同時也把其中一些人造就成爲一代新的國學大師。正是在他們手裏古老的國學呈現出新的氣派。北京大學於是也奠定了自己在學術界無可爭議的崇高地位。

近半個世紀，“國學”這個詞雖然罕用了，但仍有許多國學研究者在辛勤地耕耘着。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因爲有了日趨良好的生態環境，國學研究遂亦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綿延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不會衰落也不能衰落，正如偉大的中華民族不會衰落也不能衰落一樣。植根於中華大地的國學，必將抖落身上的塵埃，吸取各國優秀文化的營養，以其扶疏的枝葉向全世界展現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國人民也會更加珍視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吸取對他們有用的精華，以豐富他們自己。今後，北京大學的學者將一如既往作出應有的歷史性的貢獻。

有鑒於是，我們創辦這份《國學研究》！

袁行霈

1992年6月1日

目 錄

發刊辭·····	袁行霈(1)
西周金文音系初探·····	郭錫良(1)
《墨經》“𠂔”“謂”“廉”“令”四條校釋·····	裘錫圭(51)
“𣎵”字與真山楚官璽·····	李學勤(59)
古文字雜識(五則)·····	李 零(63)
石鼓文年代考辨·····	徐寶貴(71)
漢譯佛典所反映的漢魏時期的文言與白話 ——兼論中古漢語口語語料的鑒定·····	胡敕瑞(105)
從《世說新語》看漢語同義詞聚合的歷史演變·····	楊榮祥(133)
《切韻》韻目取字問題研究·····	黃耀堃(165)
論《千字文》·····	潘吉星(181)
《說文》段註音辨·····	何九盈(203)
論乾嘉考據學派別之劃分及相關諸問題·····	漆永祥(245)
說“引申假借”·····	蔣紹愚(270)
論僻音字的今音誤注現象·····	范新幹(288)
論《太一避兵圖》·····	李家浩(301)
《漢書·藝文志》釋疑·····	鍾肇鵬(317)
買地券文廣例·····	張傳璽(359)
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	胡平生(411)
馬譯《世說新語》商兌之餘·····	周一良(441)
論李善注《文選》版本·····	傅 剛(451)

《玉臺新詠》成書年代新證	躍 進(472)
《貞觀政要》之日本流傳與其影響	池田溫(491)
影印《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序言	鄧廣銘(519)
西夏書籍的編纂和出版	史金波(524)
西夏本《孟子傳》研究	聶鴻音(558)
朱彝尊與《經義考》	沈乃文(571)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蠡測	劉玉才(600)
《無圈點老檔》乾隆朝辦理鈔本始末	閻崇年(616)
讀散原精舍詩筆記	吳 宓(641)
吳宓《讀散原精舍詩筆記》書後	季鎮淮(648)
後 記	(651)

西周金文音系初探

郭錫良

五年前我通過分析殷商時代甲骨金文在《詩經》音系中的分佈情況，探索了殷商音系^①。早想繼續探索一下西周金文的音系，因忙於別的事情，一直未能實現。《國學研究》創刊，這是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的盛舉，高興應約寫成此稿，也算是添磚加瓦吧！

本文的資料是根據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該表按文字發展的歷史時期分三欄排列，依次為殷代、西周、春秋戰國。我們把西周增加的字摘錄出來，共得 672 字，然後審定其在《詩經》音系中的地位，再把它同殷商甲骨金文中的一千多字一起擺進《詩經》音系的表格中，對比它同殷商甲骨金文的分佈情況，分析其音系的發展變化。殷商時代、西周時代甲骨文金文音系的探討，事屬草創，材料既有限，又無可資借鑑的方法，考證分析，雖不敢率爾從事，但論斷是否確當，很難自信，還望海內外通人多所賜教。

一 西周金文韻母系統的分析

對《詩經》音系的看法，我們採用王力先生的說法。《詩經》音系的韻母系統分成陰、陽、入三大類 29 部。它們是：

- | | | |
|----------|-----------|----------|
| 1. 之部 ə | 2. 職部 ək | 3. 蒸部 əŋ |
| 4. 幽部 əu | 5. 覺部 əuk | |
| 6. 宵部 au | 7. 藥部 auk | |

郭錫良，北京大學中文系。原載《國學研究》第 2 卷，1994 年 7 月。

8. 侯部 o	9. 屋部 ok	10. 東部 oŋ
11. 魚部 a	12. 鐸部 ak	13. 陽部 aŋ
14. 支部 e	15. 錫部 ek	16. 耕部 eŋ
17. 脂部 ei	18. 質部 et	19. 真部 en
20. 微部 əi	21. 物部 ət	22. 文部 ən
23. 歌部 a	24. 月部 at	25. 元部 an
	26. 緝部 əp	27. 侵部 əm
	28. 葉部 ap	29. 談部 am

各部根據韻頭(介音)的不同,還可以分成開合各四等:

開口一等:無韻頭	開口二等:—e—
開口三等:—ɿ—	開口四等:—i—
合口一等:—u—	合口二等:—o—
合口三等:—ɨw—	合口四等:—iw—

一部之中,少則兩個韻母,多則八個韻母。在韻母的分立和歸屬方面我們對王力先生的意見有所增補或調整(參見拙著《漢字古音手冊》)。

在《殷商時代音系初探》中我們論證了殷商時代的韻母系統可以在《詩經》的韻母系統的基礎上進行大量合併,每部只分開合各二等,一部之中最多四個韻母。二者韻母系統的格局,差別是很大的。那麼西周金文的韻母系統情況又怎樣呢?下面我們按陰、陽、入同類相從的原則分部進行分析研究。

(一) 之部、職部和蒸部的韻母分析

之部、職部、蒸部在《詩經》音系中都有開口一、二、三等和合口一、二、三等,各是六個韻母。

之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78 字,西周金文增加 32 字(見表一、表二)。殷商時代的 78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三等和合口一、二、三等之中。合口二等只有明母平聲“霾薶”二字,合口一等明母平聲無字,所以合口一、二等可以合併。合併後殷商時代之部只有四個韻母。

西周金文增加 32 字,分佈在開口一、三等和合口一、三等之中。新增字造成合口一等同合口二等出現一對重疊:

明母：梅*（合一平）—藿藿（合二平）^②

合口一、二等不能再合併，這說明當時之部已有了五個韻母。

職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30 字，西周金文增加 29 字（見表三）。殷商時代的 30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等、二等、三等和合口一等、三等之中，開口一、二等無重疊，可以合併。西周金文增加的 25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等和合口一、二、三等之中。開口新增字構成兩對重疊：

見母：革*（開二入）—苟（開三入）

明母：嫫*（開一入）—麥（開二入）

這就決定了西周金文職部的開口二等既不能與開口一等合併，又不能與開口三等合併。職部合口三等增加了“減、械、伏”，還增加合口二等見母字“職”。“職”字雖然不與合口一等或三等重疊，但是由於職部開口已經形成三個韻母的格局，因此它可能是傳遞了職部合口也已有三個韻母的信息。這樣，西周時代的職部已經是同《詩經》音系一樣，有了六個韻母，而不可能再是殷商時代的四個韻母。

蒸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20 字，西周金文增加 14 字（見表四）。殷商時代的 20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三等和合口一、三等中，因此只有四個韻母。西周金文增加的 13 字，分佈在開口一、三等和合口二等之中。新增字構成一對重疊：

匣母：弘（合一平）—宏* 弘*（合二平）

這透露出西周金文蒸部的合口已不是兩個韻母的信息。

就之部、蒸部本身來看，我們可以把合口二等改成同合口三等合併，西周金文仍可合併成四個韻母，但是一種語言的語音通常是呈現為相當整齊對立的系統，既然職部已經由殷商時代的開合四個韻母發展為與《詩經》音系相同的開合六個韻母的格局，那麼與職部相對應的陰聲韻之部和陽聲韻蒸部也應該是與《詩經》音系相同的格局了。西周金文之部、蒸部都已經在五個等中有字，那麼至少也已有了五個韻母。

（二）幽部和覺部的韻母分析

幽部、覺部在《詩經》音系中有開口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無合口。

幽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56 字,西周金文增加 33 字(見表五)。殷商時代的 56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開口的四個等中,二等、四等字少,除二等明母的“卯”字外,一等和二等、三等和四等均無重疊。我們在《殷商時代音系初探》中將“卯”字轉歸開口三等(三、四等明母無字),於是可以將一、二等合併、三、四等合併。西周金文增加的 33 字,也分佈在四個等中,雖然一、二等仍可合併,但是三等和四等不能再合併了,因為產生了四對重疊:

影母:憂^{*}(開三平)—幽(開四平)

端母:盭^{*}(開三平)—琯^{*}(開四平)

定母:疇(開三平)—鑒^{*}(開四平)

並母:浮^{*}(開三平)—洩^{*}(開四平)

四等也不能跟一等合併,因為有兩對重疊:

定母:陶匄(開一平)—鑒^{*}(開四平)

來母:牢(開一平)—麥^{*}(開四平)

可見西周金文的幽部已呈現出《詩經》音系四個韻母的格局,不可能再是殷商時代的兩個韻母。

覺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16 字,西周金文增加 11 字(見表六)。殷商時代的 16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等之中,三個等中的字都無重疊,甚至可以合成一個韻母,在《殷商時代音系初探》中我們聯繫幽部的情況,將一、二等合併,成為兩個韻母。西周金文增加的 11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一、三、四等之中;雖然仍無重疊,不影響按殷商音系合併的格局;但是既然跟它相配的陰聲韻幽部已由殷商時代兩個韻母的格局演變成《詩經》音系的四個韻母,那麼覺部也可能是四個韻母。

(三) 宵部和藥部的韻母分析

宵部和藥部在《詩經》音系中有開口一、二、三、四等,無合口。

宵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26 字,西周金文增加 25 字(見表七)。殷商時代的 26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四等之中,根據對立互補情況,可將開口一等和四等合併,開口二等和開口三等合併。西周金文增加的 25 字,分佈在一、二、三等之中,新的分佈格局造成了開口四等不能再同開口一等

合併。它們有兩對重疊：

疑母：敖*熬*（開一平）—堯（開四平）

端母：到*（開一去）—弔（開四去）

藥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10 字，西周金文增加 8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四個等中（見表八）。殷商時的 10 字，除二等透母字“連”與三等的“辵”重疊外，其他均無重疊，可以將一等同二等合併，三等同四等合併。西周金文增加的 8 字，也分佈在四個等中。新的分佈格局造成了一、二等不能再合併。它們有一對重疊：

幫母：爆*（開一入）—駁（開二入）

從新的分佈情況看，西周金文宵部、藥部至少有了三個韻母。

（四）侯部、屋部和東部的韻母分析

侯部、屋部和東部在《詩經》音系中都有開口一、二、三等和合口三等，各有四個韻母。

侯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22 字，西周金文增加 25 字（見表九）。殷商時代的 22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等和開口三等中，無合口字。在《殷商時代音系初探》中我們是依《漢語史稿》，把侯部歸《廣韻》虞、麌、遇的字作為合口三等，現在看來應改從《漢語語音史》算作開口三等。在殷商甲骨金文中開一和開三有兩對重疊：

見母：邁（開一去）—句（開三去）

端母：鬥（開一去）—壹（開三去）

不能合併。西周金文增加的 25 字，有 6 字在開口一等，18 字在開口三等。還有一個“晝”字在《廣韻》中是屬宥韻，這很可能是透露西周時代侯部已有了合口三等。我們知道，《廣韻》中尤、有、宥三韻的字來自之部和侯部，來自之部的字在《詩經》音系中是合口三等，因此侯部字轉入尤、有、宥三韻的也應該是合口三等。從分佈情況來看，侯部在殷商時代只有開一、開三兩個韻母，西周金文增加合口三等，是三個韻母。

屋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27 字，西周金文增加 10 字（見表十）。殷商時

代的 27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等、二等、三等(《漢語史稿》列合口三等,依《漢語語音史》改爲開口)之中,一、二等不能合併,因爲有兩對重疊:

見母:谷(開一入)一珏角(開二入)

幫母:卜(開一入)一剥(開二入)

一等和三等也不能合併,因爲有一對重疊:

來母:录禄鹿(開一入)一綠(開三入)

二、三等無重疊,可以合併。

西周金文增加的 10 字,也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等之中,這時二等和三等也不能合併了,因爲出現了一對重疊:

溪母:壳殼(開二入)一曲*(開三入)

因此,西周時代屋部已出現三個韻母。

東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28 字,西周金文增加 22 字(見表十一)。殷商時代的 28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等(依《漢語語音史》由合口改爲開口)之中,二、三等不能合併,因爲有一對重疊:

並母:龐(開二平)一夆(開三平)

一、二等無重疊,可以合併。

西周金文增加的 22 字,也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等之中,這時開口一等和二等也不能合併了,因爲出現了一對重疊:

見母:工公(開一平)一杠*(開二平)

因此,西周時代東部也出現了三個韻母。

(五) 魚部、鐸部和陽部的韻母分析

魚部、鐸部和陽部在《詩經》音系中都有開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二、三等,陽部還有合口四等,各有七個或八個韻母。

魚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78 字,西周金文增加 63 字(見表十二、表十三)。殷商時代的 78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二、三等之中。開口一等跟開口四等無重疊,開口二等跟開口三等無重疊,可

以兩兩合併。合口二等跟合口三等有一對重疊：

匣母：鐺(合二平)——于孟(合三平)

不能合併。因此，殷商時代魚部是四個韻母。

西周金文魚部增加的 63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二、三等中。新的分佈情況造成了開口二等和開口三等之間也有了重疊：

疑母：牙^{*}(開二平)——魚漁(開三平)

開口二、三等不能再合併。開口一等、四等和合口一等、二等新增字雖然仍無重疊，但是根據鐸部不能合併的情況，因此魚部也以不合併為宜。這樣西周時代的魚部就同《詩經》音系一樣，有了七個韻母。

鐸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32 字，西周金文增加 30 字(見表十四)。殷商時代的 34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二等之中。開口一等跟開口四等無重疊，開口二等跟開口三等無重疊，可以合成兩個韻母。合口一等跟合口二等有一對重疊：

匣母：鑊(合一入)——獲(合二入)

不能合併。因此殷商時代鐸部是四個韻母。

西周金文鐸部增加的 29 字，也分佈在《詩經》同上的六個等中；但是新的分佈情況造成了開口一等不能再跟開口四等合併，它們之間出現了多對重疊：

見母：各(開一入)——戟^{*}(開四入)

疑母：𠂔^{*}(開一入)——𠂔逆(開四入)

從母：柞^{*}(開一入)——藉(開四入)

心母：索^{*}(開一入)——昔烏^{*}(開四入)

合一和合二之間也增加了一對重疊：

見母：郭(合一入)——號^{*}(合二入)

從分佈情況來看，西周金文的鐸部有了六個韻母，合口三等字尚未出現。

陽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75 字，西周金文增加 38 字(見表十五、表十六)。殷商時代的 75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除合口二等以外的七個等中。它分

佈的情況給開口合併成兩個韻母帶來了較大困難,是我們在《殷商時代音系初探》中唯一處理得比較勉強的一部。陽部開口合併時,有三個聲母的字難於處理,它們是:

見母:剛(開一平)—庚更(開二平)—姜畱(開三平)—京(開四平)

溪母:康(開一平)—羌(開三平)—卿(開四平)

明母:茱(開一平)—萌(開二平)—明盟(開四平)

在《殷商時代音系初探》中我們指出“萌”字當依《古文字字形表》釋作“朝”,明母的重疊排除了;“卿”字在甲骨文中與“鄉”字(曉母)是同一字,溪母讀音可能還沒有,溪母的重疊也排除了。但是見母很難辦,我們只好設想“京”字可能與複輔音有關,從“京”得聲的字有歸來母的,還有些開口見母字當時可能讀合口,才能把見母的重疊排除,將開口一等同開口四等合併,開口二等跟開口三等合併。合口一等同合口四等也無重疊,可以合併。這樣,殷商時代的陽部是四個韻母。

西周金文陽部增加的 38 字,也分佈在《詩經》音系同上的七個等中。新的分佈情況又增加了開二跟開三合併的困難:

初母:鎗*(開二平)—刃*(開三平)

還有合一跟合四也出現了對立重疊:

曉母:荒*(合一平)—兄(合四平)

結合西周金文音系整個變化情況,陽部已不適合殷商時代韻母合併的格局,它應該至少有了七個韻母,從現有材料看,合口二等在西周金文中尚未出現。

(六) 支部、錫部和耕部的韻母分析

支部、錫部和耕部在《詩經》音系中都有開口一、三、四等^③和合口一、三、四等,各有六個韻母。

支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17 字,西周金文增加 14 字(見表十七)。殷商時代的 17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三、四等中。一、三等有重疊:

明母:買(開一上)—玆(開三上)

四等同一等或三等都無重疊，聯繫耕部的分佈情況，可以將開口一等同開口四等合併。殷商時代支部只有兩個韻母。

西周金文增加的 14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三、四等和合口四等之中。新增加的字雖然不影響韻母的合併，但是由於西周金文音系同殷商時代相比已經起了很大變化，不宜再像殷商時代那樣合併。因此，我們認為西周金文的支部應該有了開口一、三、四等和合口四等共四個韻母。

錫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21 字，西周金文增加 14 字（見表十八）。殷商時代的 21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三、四等和合口一、三等之中。錫部三個等都無重疊，按分佈原則本可合併成一個韻母，但是根據殷商音系的整個格局，我們可以只將開口一等同開口四等合併。合口一等同合口三等也無重疊，但是根據整個殷商音系的格局，也以不併為宜。因此殷商時代的錫部可以是四個韻母。

西周金文錫部增加的 14 字，只分佈在開口一、三、四等之中。新的分佈情況，造成了開口一等同開口三等有一對重疊：

影母：𠂔* 𠂔*（開一入）—益𠂔*（開三入）

開口三等同開口四等也有一對重疊：

幫母：璧*（開三入）—繫*（開四入）

但是並不影響開口一等同開口四等的合併。不過，從西周音系整個格局來看，不宜再合併，因此西周金文錫部當有五個韻母。

耕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37 字，西周金文增加 26 字（見表十九）。殷商時代的 37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三、四等和合口三等之中，開口一、四等無重疊，可以合併，因此當時是三個韻母。

西周金文增加的 26 字，除分佈在上述四個等中之外，還有合口一等和合口四等的字。新增字雖然不影響韻母的合併，但是根據整個音系的變化情況，不宜再按殷商時代那樣合併，因此西周金文耕部應當已有六個韻母，同《詩經》音系一樣。

（七）歌部、月部和元部的韻母分析

歌部、月部、元部在《詩經》音系中除歌部沒有合口四等以外，其他等呼齊

全,即歌部有七個韻母,月部、元部都有八個韻母。

歌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28 字,西周金文增加 20 字(見表二十)。殷商時代的 28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三等和合口一、二、三等之中,開口一等同開口三等有重疊:

疑母:娥(開一平)—宜(開三平)

不能合併。合口二等同合口三等無重疊,可以合併。因此,殷商時代歌部是四個韻母。

西周金文增加的 20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等之中,開口一、二、三等有重疊:

見母:柯*(開一平)—加*嘉*(開二平)—媯*(開三平)

不能再合併。這樣就打破了殷商時代四個韻母的格局,而是與《詩經》音系的格局相同,有了七個韻母。

月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43 字,西周金文增加 26 字(見表二十一)。殷商時代的 43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除合口四等以外的七個等中。開口二、三、四等無重疊,可以合成一類;合口二、三等也無重疊,可以合成一類。當時月部應是四個韻母。

西周金文增加的 26 字,也分佈在除合口四等以外的七個等中。新增字雖然不影響韻母的合併,但是應該考慮與月部相配的陰聲韻歌部和陽聲韻元部的情況,還應該考慮西周金文音系的整個格局。從歌部、元部和整個西周金文音系的格局來看,月部應是七個韻母。

元部在殷商甲骨金文中有 64 字,西周金文增加 70 字(見表二十二、表二十三)。殷商時代的 64 字分佈在《詩經》音系的開合各四個等中,開口一等同開口二等、開口三等同開口四等、合口三等同合口四等都無重疊,可以兩兩合併。合口一等與合口二等有一對重疊:

匣母:洹萑(合一平)—醵(合二平)

正如我們在《殷商時代音系初探》中指出的,“醵”字是可疑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就沒有收這個字,因此合口一等同合口二等也可以合併。這樣殷商時代